

九頭鳥叢書

你是一條河

池 莉 著



你
是
一
条
河

池
莉
著

(京)新登字 137 号

九头鸟丛书

书 名:你是一条河

作 者:池 莉

责任编辑:彭兴国

出版发行: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8326644—2370

激光照排:北京轻工业学院奥特公司

印 刷:北京彩虹印刷厂

厂 址:北京顺义

国内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240 千

开 本:850×1168 1792

印 张:11

版 次:199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71—0230—0/I·232

定 价:9.8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印装错误,寄厂退换。

辣辣只望着半空中摇头，涎水从她嘴角丝丝缕缕垂挂下来。她并不像众人想象的那么痛苦，至少她比大家都冷静。她一点不觉得这事稀罕，她知道雷声就在后头。等了几年，晴空霹雳终于爆响。她不打算求任何人帮助，谁能帮一个人的命？

《你是一条河》

九头鸟的诞生

林 雅

遵野莽君命，为此套家乡作家的丛书作文，首先便是一喜。闻世人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言者讥赞不一，闻者争论不休。我曾以同类的荣辱之心，考阅辞书，乃得阐释，九头鸟原是一种神鸟，它智慧，以脑袋九倍于凡鸟的优势，看问题往往可以从九个方面；它顽强，斩去一头，尚有八颗，缺者则又瞬间复生，斩斩不绝，生生不息。便想那血色镜头是何等的壮烈！简直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寓言。若非神话，又岂不可荐它作只国鸟？私心得意，祝贺自己居然亦属可匹敌于天上九头鸟的地下湖北佬中之一员。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之地，屈原宋玉，公安竟陵，才子风流，文士如云，领尽百代诗文风骚，大言唯楚有才不惭。俱往矣，却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自第一届全国优秀小说奖始，湖北作

家又夺奖不绝：刘富道的《眼镜》、《南湖月》，姜天民的《第九个售货亭》，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李叔德的《陪你一只金凤凰》，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王振武的《最后一篓春茶》，映泉的《同船过渡》、《桃花湾的娘们儿》，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长篇巨制获奖以及获誉者，尤有姚雪垠的《李自成》，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杨书案的《孔子》、《老子》、《孙子》等系列历史文化小说。其声其势，已使国人瞩目。

以将中国作家推向世界为己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面对国内偌大文坛，对湖北作家似乎情有独钟。近些年来，它以英文和法文，《中国文学》期刊和熊猫丛书的多种形式，向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了杨书案的长篇小说《孔子》、《老子》，方方的小说集《桃花灿烂》，池莉的小说集《不谈爱情》，刘醒龙的小说集《乡村教师》；合集选译了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叶大春的《岳跛子》；期刊译载了姚雪垠的《李自成》部分章节，刘富道的《南湖月》，李叔德的《陪你一只金凤凰》，蒋杏的《白风筝》，晓苏的《三个人的故事》，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池莉的《烦恼人生》、《月儿好》、《城市包装》，刘醒龙的《村支书》、《凤凰琴》；中文版选刊自创刊号始，又相继选载了池莉的《紫陌红尘》、《绿水长流》，刘醒龙的《白雪满地》，方方的《名人三说》。

当然，这只是有幸入选或被译的部分作家的部分作品，更多的作家和作品则仍在遭受冷落，甚而至于

连以原始中文结集的机缘亦难寻得。有的一步之差，未登巅峰；有的孤旨苦心，欲创文风，惜反不为时尚所悦；有的功法早已非凡而至今不得出头，完全应归咎于鸿运未至。经济以及远见上皆处于比较贫困状态的本土出版者，对本土作家的尴尬只肯相望叹息，即便因某种压力而对先为外界捧出的作家勉强出了选集，亦多为极慳吝羞涩的小本，窄而又薄，跻身书列几近于儿童读物。英年早逝的大别山人姜天民者，便是头枕一册亦可称为遗著的处女集，含苦笑半口命归黄泉。而另一位中年未娶的王振武，临死则连如此小书亦未能一睹。昔日太白有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呜呼，岂知与出版相比，蜀道尚易。试想上那峨嵋仙山，只须一步一步爬将上去，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终有一日可见佛光，然出书之难，却使无数作家穷其终生而进不得出版大门，而其中未尝没有将被后人追认的天才及其经典。

出书一方面难于上天，另一方面又易如反掌。君不见时下文坛，丛书系列之类已蔚然成风。主编策划似乎多为一主义，一现象，一帮派势力计。然更多的乃是为了讨个“说法”，在一句人为的口号下信手编联，牵强附会，风马牛不相及。亦有为避此忌者，故将书系之名只管伟而大之，或泛称“当代××丛书”，使人误感黑人莫里森亦已跨海为伍；或大言“中国××系列”，使人错觉吴敬梓又如何不能入书？

去年七月，有火城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周公逸暑来京，与昔年同窗野莽君饮酒间论及出版，莽君笑曰，楚

地作家皆姐妹兄弟，与其一花独放，何不一网打尽？此举既是京都游子的乡土情结，亦是一编辑出版家的历史功绩。于是方有了九头鸟丛书的宏构。联想上述各类丛书，据我寡闻，以作家的生长群落为书系的，“九头鸟”之前尚无籍考。这便尤显其神鸟九头的多思善飞，奇异超凡。尤可令人叹羨的则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四十五年来一直循规蹈矩于将方块字一个一个地弄成洋文，如今居然对此套丛书下了破例的决心，实在是为那神鸟的魅力所惑。

现在这套丛书即将分辑面世，我预祝它在纯文学正趋复兴的大好时机里，取得各种意义的成功。同时，还想借孙逸仙先生一句不朽勉言转勉丛书中的诸位家乡作家，那就是“同志仍需努力”。又想起神话辞书中曰：九头鸟智慧顽强，独惧天狗。天狗恶劣，举世皆知，狗胆敢吞朗月，可将一个明媚良宵变得黑暗。不过如今有电，九头鸟们夜晚闭门不出也罢，你们不是正好可以拧开台灯坐于写字桌前，为这套丛书续写新章么？

神话中的九头鸟没有诞生，诞生的是这套现实的丛书。眼下文坛热闹，八面来风，但无论何种风起，飞得最好的自然还应是九头鸟。我以为。

1994. 5. 31 日匆匆

目 录

九头鸟的诞生	林 雅 I
你是一条河	1
预谋杀人	80
凝 眸	139
烦恼人生	194
不谈爱情	244
太阳出世	296

你是一条河

那夜月色微黄。就在辣辣从铺着青石板的小巷穿出踏上麻石路面大街的一瞬间，街对面的好义茶楼轰然倒塌了。大地在颤抖，一股巨大的烟尘在喧嚣声中冲天而起。透过鼠窜的人们和飞舞的楼房木板，辣辣看见她丈夫仿佛自天而降，落在厅堂中央那口沸腾的开水锅中，像一条大鱼泼刺泼刺一阵乱翻，紧接着烈焰便吞没了这幢百年茶楼。

当辣辣纵身冲向火海时，蒋绣金抱住了她的双脚。

以沙哑嗓音唱天沔花鼓悲调而蜚声江汉平原的蒋绣金蓬头垢脸躺在瓦砾中，一双戏子特有的多情秀眼哀哀望着辣辣。

辣辣愤怒地喊道：“你这个小婊子！还我丈夫！”

蒋绣金死不松手，说：“去不得，嫂子。”

辣辣一边嚎叫一边奋力抽脚，结果跌倒在蒋绣金身上。两人扭抱着翻滚到大街上，一脉鲜红的血流从她们身下流出来，缓缓地在大麻石上蜿蜒开去。

沔水镇的居民全被这奇祸震惊了，竟然有好一刻只能呆呆地望着。直到因走城串乡旋糖模而见多识广的孙怪赶到发了一声呐喊，大伙才一齐冲了上去。

辣辣在三十岁那年成了寡妇。

那时她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得屋十三岁，最小的是一对花生双胞胎，男孩福子和女孩贵子，刚刚满了两周岁。而她肚子里还怀着四个半月的身孕。当身强力壮的王贤木在世时，辣辣从来没有想过节育的问题，她认为只有做婊子的才不愿生孩子。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凌晨，沔水镇热心快肠的居民将辣辣从好义茶楼的废墟里抬回了家，她一看见七张哭哭泣泣的嗷嗷待哺的小嘴便又晕死过去了。

辣辣再度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趁满屋人一片忙乱办丧事，她偷偷溜出后门，爬上襄河大堤，闲逛一般踱到矶头上，待四周无人，便掀起衣襟蒙住脸，一头扎进了襄河。

岂不知辣辣的三女儿冬儿是个极有心窍的女孩子，她始终暗暗注视着母亲的行动。当辣辣爬襄河大堤时，冬儿赶紧告诉了叔叔王贤良。如果不是高度近视的王贤良在堤坡上与一头驴子相撞，辣辣根本就不可能跳下水。尽管晚一步，王贤良还是比较顺利地从小漩涡里救出了嫂子。

在沔水师范附属小学教书的王贤良对伏在他背上湿漉漉的嫂子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啊！”

辣辣没有答理小叔子文绉绉的安慰，狠命捶了一下，嚎啕大哭起来。

关在房间里擦身子换衣服的时候，辣辣看见了自己肚脐上方的红痣。她激灵一下记起了十四年前相面先生指着她这颗红痣说的一句谶言：水深火热呵——你将来的丈夫一定要处处当心！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晦涩谶言今朝居然灵验了。上百的人在楼上听戏，唯独王贤木一人掉进了开水锅随即又被烈火烤干——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辣辣被命运力量的显示震慑住了。她陷入梦一般条理紊乱的沉思中不能自拔，以致于只穿进了一只袖子，在昏暗的房间里一直坐到汉口上来的客轮发出呜呜的长鸣。自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三井洋行将第一艘收购鲜茧的洋船开进沔水镇之后，每晚十一点半就有一班轮船靠码头。九十五年来，轮船几易其主，但它始终按时准点到达，到达时的鸣笛就成了沔水镇居民的报时钟。一般家庭都是在汽笛响过之后熄灯睡觉。王贤良被汽笛声从繁忙中惊醒，十一点半啦，又有几个小时没见到嫂子了。他撞开了房门，辣辣“哎呀”一声如梦初醒，手忙脚乱掩住了胸怀。

当清晨的浓雾笼罩了整个沔水镇时，辣辣在天主教堂附近的零落人家中寻找相面先生的屋子。十四年前是姥姥将她哄骗来的，十六岁的辣辣正和王贤木等一伙男青年在扭翻身秧歌，腰上还系着腰鼓，当那个面皮青白的相面先生冰凉的长指甲触到她肚皮时，她痒得咯咯直笑。“这是迷信。”她说。姥姥啪地打她一巴掌，说：“快别瞎说，到时候吃了苦头你就笑不出来了。”由于毫不在乎，辣辣根本没去注意相面先生的家，只是路过了墙壁上爬满葱绿爬墙虎的天主教堂才使辣辣有了个大概印象。解放后，天主教堂改为沔水镇第一中学，爬墙虎就没有了。辣辣差不多要怀疑自己的记忆了，一个早起的老婆子却告诉她没错，从前的相面先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给崩了。

“他说反动话。说台湾要反攻大陆。”老婆子在慢吞吞说话的同时观察了辣辣。在辣辣正要失望地离开时，老婆子说：“大姐，你的亲人还没走远哩，你不和他说几句话？”

辣辣知道她遇上了灵姑。她一把攥住老婆子的手，说：“让我和我丈夫说说话，求您了老神仙。”

灵姑将辣辣让进家里，给她倒了一杯水，很快就召来了王贤木的亡灵。老婆子打了一个大的呵欠，慈祥的神态骤然变得冷淡，说：“他来了。”

辣辣跪在灵姑膝前，叫了声：“贤木，我的夫哇！”灵姑肚子里的亡灵应声便呜呜痛哭。夫妻俩隔着灵姑的肚皮哭诉了好一场生离死别的衷肠。亡灵由于悲痛过度说的含糊不清的话全是灵姑翻译。王贤木的亡灵再三叮嘱辣辣千万不可轻生，要多多保重，好好抚养孩子们。人死不能复生，阳寿都是天定的。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擦干你的泪，我的妻！你只要把我的一群儿女抚养成人，我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灵姑又打了个大大的呵欠，说：“他的时间到了，阎王召他呢。”辣辣一迭声呼叫丈夫，亡灵叽哩咕噜飞快说了一通就没声了。灵姑立刻恢复了慈祥的原貌，执了辣辣的手转告亡灵临别的几句话：“他说你还这么年轻，人又生得好，若有了合适的就嫁了吧，只要待儿女们好就行。”灵姑说：“大姐，你看你丈夫真是通情达理，依我老婆子看呢，倒是不能轻易再嫁，寡是守得苦，可也守得出女人的志气。”辣辣舒出了积郁在胸的生生作疼的闷气，说：“是啊老神仙。”

灵姑说：“好了。回家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古今只有一个理，明白了就好了，夫妻本是同林鸟，他的大限到了就让他走吧，你好好干你的，明白了吗？”

辣辣明白了。

灵姑说况且只要你们夫妻想说话就可以随时来，当然要保密一些，莫让政府知道。

最后辣辣付了灵姑五毛钱。出门时大雾正在消散，辣辣感到人轻松多了。

辣辣终于迈出了房门。她梳好了头发，穿了身素净的衣服，用一条手帕扎着额头以制止那难以忍受的头痛。她问小叔子：“得屋他们还好吧？吃饱饭了吗？”在得到了王贤良的肯定回答后，她去吃了饭，上了厕所。然后逐个为七个孩子的鞋面缝上了带孝的白棉布。

二

六四年的沔水镇还是个古道热肠的镇子。王贤木的惨死轰动了全镇，居民们无不唏嘘。他们扶老携幼来看望辣辣及其孩子，有钱捐钱，有力出力。辣辣领着一排七个孩子不住地向人们磕头。短短三天，众人集的资就足可以办上一个排场的丧事了。于是，大门口的场子上扯起了油布大篷，垒起了两口灶，借来了餐馆的桌子条凳；灶上高耸的蒸笼里永远腾腾地冒着热气，帮忙的人们终日开着流水席；门上贴着蓝底白字的白喜事对联，街坊的小孩们蹿来蹿去东放一个炮西放一挂鞭。

至今辣辣还觉得非常庆幸的是那时候火葬还没有在沔水镇推广，王贤木虽然尸首不全却睡在柏木棺材，安然入土。出葬那天走的是大街。那天天空晴朗，干冷。愈显得红缎子棺罩色彩斑斓，富贵堂皇。辣辣率众儿女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哭声震天。码头工会的铜管乐队全体出动，为本队失去一名优秀的小号手长久地吹奏民间哀乐。当送葬队伍经过好义茶楼原址时，蒋绣金披

麻戴孝前来奔丧，全然不顾鞭炮烧灼了她的衣服。蒋绣金选择这种方式不是为了出风头，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刻辣辣才不便母老虎似地驱逐她。

这一天沔水镇万人空巷，居民们挤在大街两边引颈观看。啧啧连声夸奖辣辣一个寡妇人家居然把丈夫的丧事办得如此热闹。从王贤木的角度来说，人死了能这样送终也死得值了。

下葬回来有十五桌冥席等待着客人们。辣辣坐在堂屋里守着丈夫的灵位。吃酒的人们逐渐热闹起来，七个孩子也都吃得红光满面，辣辣明白丈夫是彻底的走了。事情办完了，该清清场子，归还餐馆的家伙了。

铜管乐队的乐手们清一色五大三粗的码头工人，吃完了酒，不敢直接向辣辣告辞，生怕双方又触景生情。于是就在大门口吹奏几只意气风发的曲子，意在鼓舞王贤木的未亡人。他们推开堆着残羹剩酒的桌子，在满是肉骨头鱼刺的地上迈着进行曲的步伐走来走去，吹奏了《志愿军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

辣辣走出堂屋，靠着门框，向大伙露出了她丈夫死后第一个微笑以表示她深深的谢意。

因为手里还有办丧事剩余的几十块钱，没有丈夫的日子很块就适应了。冬天已经到来，辣辣赶紧给七个孩子拆旧缝新，准备过冬的棉衣。

镇民政局的一个干部由居委会组长陪同来问辣辣是否愿意参加工作？辣辣反问假使参加工作的话每月薪水多少？干部详细地给他介绍了工厂的情况。辣辣说：“我是寡妇人家，能照顾照顾不从青工做起吗？”

干部笑了，说：“学技术的级别是任何人都不能跳跃的。”

辣辣也笑了：“那我不参加。”

干部很负责地问：“你不工作怎么生活？”

辣辣说：“嗨，在沔水镇，只要勤快还能饿死？”

沔水镇的确是一方饿不死人的土地，它靠着襄河大码头，卖给江西景德镇烧瓷器的原料，卖给苏杭人蚕茧；卖莲米卖麻卖竹篾器卖芦席。买卖是商人的事，加工活可就是全镇居民的事了。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沔水镇就已经普及了家庭加工厂。

辣辣选择了三种加工活：剥莲子，搓麻绳，拣猪毛。这些加工活都是一种类型：将粗糙的半成品加工成精细一些的半成品。多做多得，按劳付酬。

得屋艳春放学回家，一见地上堆了几十斤莲籽，两担麻和一大筐猪毛就叫了起来：“噫！见了鬼！”

辣辣劈啪一人一巴掌，说：“都听着，谁不愿做活谁就别吃饭。”

冬儿说：“我们做的。”

就在这个时候，冬儿还是母亲最贴心的小棉袄。在冬儿的带头作用下，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听候母亲的分工。

剥莲子是艳春和冬儿的事。这活需要灵巧的手指和一定聪明的智慧，加上还需要使用锋利的莲刀，太小的孩子成不了事。搓麻绳简单但需要手掌有劲，得屋自然就是干这个了。老四社员六岁半，老五咬金四岁多，两个调皮男孩拣猪毛。将杂色猪毛撒在桌子上，分门别类拣出白色、黑色和黄色的。这活计有点类似游戏，辣辣觉得对于社员和咬金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又做游戏又赚了钱，一举两得。她没料到的是，四岁多的咬金居然还认不清黑白，拧着耳朵教了几十次总算教会了。

艳春拣了一把小巧玲珑的镰刀，将笨重的留给了冬儿，背着

母亲掐紫了冬儿的腮帮，说：“你这个讨好卖乖的小婊子。”

得屋趁艳春上厕所的时候问冬儿是否要他替她报仇？冬儿说不要。艳春在外面偷听到了，向得屋大打出手，得屋虽是兄长，却远不如艳春凶蛮，辣辣出面镇压了这场斗殴，以冬儿为榜样给每个孩子的活记下了定量。得屋每日搓五十尺麻绳，艳春每日剁六升莲米——一清早一升之后去上学，放午学回家剁两升后吃饭，晚饭后剁三升才准许写作业。冬儿的量稍少一些，但她必须时常照顾双胞胎。

辣辣是总工头，也是勤劳的表率，她不时在孩子们耳边大声提醒：“要保质保量！质量不行是要罚跪的！”

十来天熬过去了，得屋一手的血泡变成了茧子，艳春和冬儿割伤的手指头也渐渐愈合，除了两个小家伙懵懵懂懂需要经常敲打之外，三个大孩子只是有点勾心斗角。人大了就会勾心斗角，没什么可注意的，只要出得了活计就好。

日子一长，送交了一批活，钱就拿回来了。莲米破碎率比厂家预计的要低，加上辣辣往莲米里喷了一杯水，因此家里便扣留了一升最完整无损的饱满莲米。

每当拿了钱，辣辣就买了一整根猪的脊椎骨煨一大砂罐汤，让全家饱喝一顿沔水镇的传统名汤——龙骨汤，每两月一次喝汤又促进了孩子们干活的积极性，良性循环很快就形成了。

只要是月光皎洁的夜晚，辣辣就吹熄煤油灯，全家搬着家伙到大门口做活直到襄河上的客船到岸。

从邻居家屋顶那深绿色瓦松里升起的月亮。静夜中的笃的笃剁莲子的声音。那讲不完的鬼故事里夹杂着母亲粗鲁的呵斥。手腕永远的酸痛和对轮船汽笛声暗暗的热切期待。——这就是